

忠骨埋蜀北 贤声播湖南 “帅臣”向士璧考

向溥泉

通江县唱歌乡有一座高耸如钟的山，叫大钟山，山下有形似羊群的石头、土堆若干，人们就叫它“小羊坪”。小羊坪上长眠着南宋抗蒙帅臣——向士璧。

《宋史》列传·卷一百七十五（作者：脱脱、阿鲁图等，下同）

向士璧，字君玉，常州人。负才气，精悍甚自好，绍定五年进士，累通判平江府，以臣僚言罢。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，又以监察御史胡泓言罢。起知高邮军，制置使丘崇又论罢。起知安庆府、知黄州，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，加直宝章阁^①，仍旧职，奉鸿禧祠。特授将作监、京湖制置参议官，进直焕章阁^②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，兼归峡施黔、南平军、绍庆府镇抚使，迁太府少卿、大理卿，进直龙图阁^③。合州告急，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，数立奇功。帝亦语群臣曰：“士璧不待朝命，进师归州，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，其志足嘉。”进秘阁修撰、枢密副都承旨，仍旧职。

开庆元年，涪州危，又命士璧往援，北兵夹江为营，长数十里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。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

宣抚六路，进驻峡州，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，士璧不从，以计断桥奏捷，具言方略。未几，文德亦以捷闻。士璧还峡州，方怀倾夺之疑，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，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，兼京西、湖南北路宣抚司参议官，加右文殿修撰，寻授权兵部侍郎、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。顷之，升湖南制置副使。大元将兀良哈兵自交址北还，前锋至城下，攻围急，士璧极力守御，闻后队且至，遣王辅佑率五百人往觐之，以易正大监其军，遇于南岳市，一战有功，潭州围遂解。事闻，赐金带，令服系，进兵部侍郎兼转运使，余依旧职。

似道入相，疾其功，非独不加赏，反讽监察御史陈寅、侍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，送漳州居住。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，逮至行部责偿。幕属方元善者，极意逢迎似道意，士璧坐是死，复拘其妻妾而征之。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，俄归得狂疾，常呼士璧。时辅佑亦远谪，及文天祥起兵召辅佑于谪所，则死矣。

德祐元年三月，诏追复元官，仍还从官恩数，立庙潭州。明年正月，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，诏从之。

《宋史》在列传中给每一位入传人物有一总评，对向士璧的总评为：

向士璧卒厄于似道，宋之不足图存，盖可知也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向士璧是被贾似道害死的，其功劳甚大，如果没有向士璧的战功，宋朝还存不存在，就不知道了。

笔者就向士璧的战功、蒙冤受屈、归葬通江等事项，在《宋史》和其它史料中作了探寻。

捐资百万 竭力杀敌

1251 年第二次宋蒙战争开始。蒙古大军共分三路：中路军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，南下四川，直扑重庆；南路军从云南出发，经广西，直扑长沙；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，直扑鄂州（今武汉）。三路军队计划在鄂州会师，然后顺江东进，直取临安，企图一举灭亡南宋。

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五·宋理宗五(宋史全文，元，佚名撰，李之亮点校，下同)

宝祐四年（1256 年）九月己酉，上谕辅臣：“近有言罗鬼不足恃者。”元凤等奏：“置吕文德于沅、靖，置向士璧于归、峡，城筑之费、甲兵之需，无不应之，正所以为。”

十月癸未，上问辅臣：“蜀报抗奏向士璧申敌犯峡之怀远，恐其归江。”元凤奏：“侵峡之哨即荆阬所报，自格奴来者，士璧虑其窥江，不可不防。”此备也。

宝佑六年（1258 年）

十二月丁亥，上曰：“向士璧不待朝廷命，进师归州，且捐家资百万以供军费，良可嘉尚。”又都省言：“马光祖不待请于朝廷，招兵万人，防州有警，又捐俸募士以破敌。”诏光祖、士璧各进官一等。

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六·宋理宗六

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

二月乙酉，上曰：“向士璧提师已到忠州，忠亦可取。”

大全奏：“当国家多事之时，正臣子捐躯报国之日。若人人能如士璧之忠，则边事不足虑矣。”诏疆场未战，调度尚繁，出内库十七界楮币三千万以助支赏。

三月己巳，上曰：“向士璧捐家赀百万，提师援蜀，殊可嘉尚。近日贾似道移司荆蜀，犒军尤重厚，不易得也。”大全奏：“大抵用兵行师，以轻财为先。”

十月甲申，以向士璧为湖南安抚使、知潭州，任责捍御。

宋朝实行募兵制。从北宋初期开始，朝廷用发放安家费用和军俸的办法招募兵士，充实军队。宋·晁说之《嵩山文集》载太祖为言：“可以利百代者，唯‘养兵’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叛兵而无叛民。”北宋的禁军、厢兵，南宋的屯驻大军，都采取招募的办法。招募的兵士需在额头、脸庞上刺字后，发给衣、鞋及利物钱等，曰“招刺利物”。利物钱大约有10贯，10贯钱相当于京城开封中等家庭一个月的生活开支。除了利物钱，新兵还会发放军衣、军鞋等。到了军队后，兵士会住进军营里属于自己的单独宿舍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属需要随军。一家人单独居住，一方面是一种福利待遇，另一方面也有将家属作为人质的意思。宋朝在灾

荒之年，必到灾区大规模招募士兵，将募兵制作为一种防范社会风险的福利制度实施。不过，由于招募的军队过于庞大，使得军费开支形成国家的沉重负担，影响了士兵的军俸的及时发放，埋下新的矛盾。

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

壬戌，诏赐贾似道金器币一千匹两，仍趣赴阙。都省言：“广南哨马透出湖南衡州，上由潭、鄂而合兴、寿之兵，下由醴陵而犯袁、吉之境。向士璧会合刘雄飞追袭之兵，调遣郢进、阎忠进、彭宋杰等并力攻剿，获战马千余匹，救回老幼甚众。”诏士璧为兵部侍郎，雄飞进官二等、保康军承宣使，进宋杰、忠进各进官赐银绢有差。

《谥议》曰：刘整，宋骁将也。己未北师渡江，止迁辟之议者，丞相吴潜也。尽守城之力者，帅臣向士璧也。奏断桥之功者，曹世雄其一，而刘整次之。事平后，似道功赏不明，杀潜，杀士璧，杀世雄。整守泸州，惧祸及己，归北之心始决矣。

《宋史》列传·卷一百七十一

《杨揆传》记有：

向士璧守黄州，檄入幕，寻以战功升三官。

逾时，士璧守峡州

《宋史》列传·卷一百七十七

《程元凤传》记有：

蜀境与沅、靖交急，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，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。

1256年至1260年向士璧运筹帷幄、筑城抗蒙、主动捐资、提师援蜀、竭力杀敌、战功累累；理宗皇帝给钱、劳军、升官、赏物，君臣一心。

战功累累 皇恩浩荡

《宋史》本纪中记录了理宗皇帝（赵昀，南宋第五位皇帝，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九世孙，1224年9月至1264年11月，在位40年）给向士璧的恩赏。

《宋史》本纪·卷四十四

宝祐六年（公元1258年）十二月戊寅，诏改来年为开庆元年。庚辰，大元兵渡马湖入蜀，诏马光祖时暂移司峡州，六郡镇抚向士璧移司绍庆府，以便策应。癸未，房州上战功。丙戌，诏置横山屯。丁亥，向士璧不俟朝命进师归州，捐赀百万以供军费；马光祖不待奏请招兵万人。捐奉银万两以募壮士，遂有房州之功。诏士璧、光祖各进一秩。

《南宋高宗年间镇抚司研究》（熊燕军著）中指出：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五月，为抵御金人南侵，南宋在宋金边境设立了众多的藩镇——镇抚司，其长官为镇抚使。与宣抚司、制

置司、安抚司等机构相比，镇抚司的割据性很强。

向士璧此时任六郡镇抚，不但主动进攻，且捐资作军费，受到理宗皇帝的嘉奖。归州，唐武德二年(公元 619 年)置，辖秭归、巴东二县，治所在秭归县。

《宋史》本纪·卷四十四

开庆元年（公元 1259 年）

夏四月丁丑，以向士璧为湖北安抚副使、知峡州，兼归、峡、施、珍、南平军、绍庆府镇抚使。

冬十月癸巳，向士璧权兵部侍郎、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，任责广西边防。

丁丑，以向士璧为湖南制置副使，余职仍旧，赐金带。

癸巳，向士璧连以功状来上。

安抚史，官名。南宋初期，各路均设安抚使司，唯广东、广西两路仍于“安抚”前加“经略”二字。一般以各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安抚使，如系二品以上，则称“安抚大使”。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，有“便宜行事”之权，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，亦称为“帅司”。

置制使，官名。唐代后期在军事行动前后为控制一方秩序而设。南宋设置渐多，掌本路诸州军事，多以安抚大使兼任，可便宜制置军事，有四川、江淮、京湖等制置使，其秩高望重者称制置大使。

“兵部”乃六部(吏部即人事部、户部即财政部、礼部即文化及教育部、兵部即国防部、刑部即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、工部即建设部)之一。“兵部”源于三国魏“五兵制”，隋唐以后设立兵部，掌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、军械、军令之政，历代相沿，相当于今之国防部，“侍郎”相当于今日的副部长、次长。

《宋史》本纪·卷四十五

景定元年（公元 1260 年）

辛酉，向士璧会合刘雄飞逆战于道，俘民获还者甚众。向士璧迁兵部侍郎，任职依旧。

蒙冤受屈 窜死漳州

《宋史》列传·卷二百三十三

◎奸臣四

○ 贾似道

……初，（贾）似道在汉阳，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，移之黄州，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闽。黄虽下流，实兵冲。似道以为潜欲杀己，衔之。且闻潜事急时，每事先发后奏；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，潜又不可。帝已积怒潜，似道遂陈建储之策，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，致全、衡、永、桂皆破，大称旨。乃议立孟启，贬潜循州，尽逐其党人。高达在围中，恃

其武勇，殊易似道，每见其督战，即戏之曰：“巍巾者何能为哉！”每战，必须劳始出，否即使兵士哗于其门。吕文德谄似道，即使人呵曰：“宣抚在，何敢尔邪！”曹世雄、向士璧在军中，事皆不关白似道，故似道皆恨之。以核诸兵费，世雄、士璧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。

从此节和《向士璧传》中可以看出，贾似道时任督视军旅之事的枢密宣抚使，胡乱发布命令，向士璧为抓住战机，不从调遣，加之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武将瞧不起戴着高冠的文官，文武不和，“故似道皆恨之”。

《宋史》本纪·卷四十四

景定二年（公元1261年）八月丁酉 时以兵退，（贾）似道忌功，遣官会计边费，欲以汙蔑一时阉臣，士璧及赵葵、史岩之、杜庶皆责征偿。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，穷竟侵盗掩匿之罪。

《宋史》列传·卷一百七十五

（贾）似道入相，疾其功，非独不加赏，反讽监察御史陈寅、侍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，送漳州居住。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，逮至行部责偿。幕属方元善者，极意逢迎似道意，士璧坐是死，复拘其妻妾而征之。

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六·宋理宗六

辛酉景定二年八月丁酉，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，令临安府

追究侵盗掩匿情节。以侍御史孙附凤之言也。士璧守潭有全城功，（贾）似道以其行事不关白宣司也，怒，据其罪，窜死漳州。

《谥议》曰：刘整，宋骁将也。己未北师渡江，止迁蹕之议者，丞相吴潜也。尽守城之力者，帅臣向士璧也。奏断桥之功者，曹世雄其一，而刘整次之。事平后，似道功赏不明，杀潜，杀士璧，杀世雄。整守泸州，惧祸及己，归北之心始决矣。

“谥议”是指古代帝王、贵族、大臣、士大夫等死后，下礼官评议其生平事迹，依据谥法拟定谥号，奏请钦定。

贾似道入相后，不加赏向士璧，反嫉妒其功劳，收集“罪证”，一再弹劾，终“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，穷竟侵盗掩匿之罪。”而且还“复拘其妻妾而征之”。

钦定四库全书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（明 商辂等撰 陈仁锡评）卷二十一

闰月 以吕文德知鄂州、向士璧知潭州

○贾似道乞和于蒙古，呼必赉引还，鄂州解围。蒙古攻城益急，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，（贾）似道大惧，乃密遣，宋京旨蒙古营，请称臣、纳币，呼必赉不许。

发明（即说明，下同）：乞和者，丐求之词卑之也。乞和之事，是宋人之大辱，深可耻焉者矣。曷为直书其事而不讳乎，

曰纲目：申道，不申邪；荣义，不荣势；正已，而无恤乎？人以仁礼存心，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。似道受命援鄂，不能勇往，辱国如此则曲，在似道矣。

十二月 蒙古乌兰哈达引兵趋湖北，潭州围解

乌兰哈达攻潭州甚急，向士璧帅潭，极力守御，既置飞江军，又募斗弩社，朝夕亲自登城抚劳。闻蒙古后军且至，遣王辅佑帅五百众觐之，遇于南岳市大战蒙古。少，却会呼必赉遣特默齐将兵，来迎乌兰哈达，遂解围，引兵趋湖北。

三月朔日食 ○贾似道奏诸路大捷召似道还朝

发明：似道匿议和称臣、纳币之事，以所杀获俘卒殿兵，上表言：诸路大捷，鄂围始解，江汉肃清，宗社危而复安。实万世无疆之休，帝以似道有再造功，召入朝。

广义：呜呼，不能为国御敌而能为国招敌者，贾贼也。

○贾似道杀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

发明：先是贾似道忌功欲污蔑一时闻臣，且怨士璧尝侮，反讽侍御史孙附凤等劾，罢之，送漳州安置；又遣官，会计边费。于是赵葵、史严之等皆坐侵盗掩匿，罢官征偿，而士璧所费尤多，至是逮至行部责偿。幕属方元善者，极意逢迎（贾）似道意，士璧坐是死，复拘其妻妾征之。潭人闻之有垂涕者。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：给钱粟，募民兵守御及会计者，至信枋，得曰：不可以累宣抚自偿万缗，不能办乃上书，有云：千金而

募徙木，将取信于市人，二卵而弃干城，岂可闻于邻国。遂得免征余者。

从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中分析，向士璧之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与贾似道“战、和”之间的矛盾。贾似道冒功邀赏，加之其姐是理宗帝的后妃，理宗帝不察，反召贾似道入朝，继为相。贾似道怕纳币、称臣、求和之事败露，加罪灭口。

综上，向士璧获罪原因有三：文武不合；加罪灭口；防武装割据。前两点是贾似道直接支持和参与，后一点是帝之意。

《宋史》本纪·卷四十七

度宗

德祐元年（公元 1275 年）

三月壬申朔，诏复茶盐市舶法。似道诸不恤民之政，次第除之，以公田给佃主，令率其租户为兵。

壬午，复吴潜、向士璧官。

向士璧死后十五年，也即贾似道死的当年，朝廷已为向士璧平反昭雪，“诏追复元（原）官，仍还从官恩数，立庙潭州。明年正月，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，诏从之。”三年后，南宋就灭亡了。

名播湖广 魂留通江

帅臣向士璧蒙冤受屈，甯死漳州，其后事扑朔迷离，尸首安葬何处？妻儿去向何方？至今没有定论，笔者根据向平章《向氏源流》、向纯武《向氏宝鉴》、向世斌《向氏家谱》、《向思第文集》进行了一些梳理：

公元1266年（宋咸淳二年）六月，向公荣在《基础记》中说：“收宗伯安抚公（士璧）柩葬于邑（湖南平江）株山之滑石江”。柩：本义是装有尸体的棺材；但，汉时把刻在石碑上的字，即铭文为柩。《周礼》有“设敖置铭”之言。贾公彦疏：铭所以表柩，故汉时谓铭为柩。因此，勒石为铭，以葬之，是可能的。

1944年湖南平江《向氏六修族谱》有30字留言：“士璧公子孙失散，一时不及纠叙。谨奉公神主于祠，以俟后来搜访，再为收合。”于是希望“士璧公在天之灵，有朝一日，降讯息于裔孙，载芳名于谱牒，联宗收族，继往开来。”

1997年湖南平江向良宏在《向氏七修族谱补遗后的补遗卷》中说道：“士璧公含冤死去，家毁人亡，妻妾子孙离散。七百余年来，似泥牛入海无消息，是被斩尽杀绝，还是有个别幸存者，不得而知，疑团莫解。族人总是为此而忧心忡忡。”卷中还说：当向士衡（向士璧之堂弟）等四兄弟“含悲忍泪赴漳州运士璧遗体回平江安厝时，早已被扶柩奔他处，不知所之，遂凄然缩手还乡，以木主葬士璧公于平江西乡……”

1993 年向平章编写的《向氏源流》和 2008 年向世斌主编的《向氏家谱》都说道：向士璧冤死后，其夫人杜氏扶柩避难入川到通江，其根据可能源于 1926 年，士璧后裔为其重修的墓志铭。墓联：人杰地亦灵，忠骨臣欣埋蜀北；年淹风不泯，贤声犹自播湖南。横额：名播千秋。

碑文如下：

呜呼！此吾族入川嫡祖向公士璧墓也。公讳士璧，字安民。考之谱，始居湖南平江府梓岗。史载：南宋理宗时，公初仕于川，继知潭州，颇著伟绩，末为湖南制置使。以性直不阿，为贾奸所忌，被害于漳州。夫人杜扶柩避难，携子至本邑大钟山葬焉。遂家焉。此吾向氏入川嫡祖士璧公之颠末也。吾故因之有感矣。公之功名气节，史册昭垂，宜其子孙繁衍，衣冠绵延。奈七八百年来，公之墓则没于荒蔓草中，征之断碣残碑，亦不可得。似公之勇慑元军，而不免樵牧之蹂躏；公之义感潭人，而不得四邻之守望；公之节烈，动于谢仿得疏章；而不获匹夫匹妇之吊奠。族愈繁而关念愈少，年愈远而祭祀愈疏，几若桓氏（宋桓公第五子向戌）之裔等诸若傲之魂，皆吾族九君子孙之咎也。是以目及心伤，联宗集款，新建丰碑，垂昭祖德。不敢掠美也，聊以补过也。而今而后，向氏入川之本来水源数典或不忘祖焉。

远裔孙向尧钦撰于 1926 年

向纯武分析认为：当时的危急情势不允许长途“扶柩”。向士璧虽被宰相贾似道谗害，却是朝廷钦定的死罪。不仅他的部下受到株连，而且他的家族更面临着“满门操斩”、乃至被“杀灭九族”的危险。与他亲近的四个堂弟士衡、士龙、士雄、士渊，都要各寻住址、四散隐居、避难图存，更何况处于追捕中的妻妾子孙。因此，向士璧妻儿的命运，就只有隐姓埋名或隐居山林，逃匿保住性命，应为当务之急。据1948年的一部《向氏族谱》载：“向士璧长子向尧卿，隐迹于江西永新，变其姓为况，易其名为尧庆”。可见当时形势之险恶。若是长途“扶柩”入川，沿途那么大的目标，还能躲过朝廷的追捕而保住性命吗？

笔者根据前辈的疑惑，试提出另一种可能：

《宋史》是元朝人写的，事不久远，资料齐全；写史、修志的人一般都会客观公正，用词讲究。向士璧“窜死漳州”，值得探究。“窜”有逃跑、潜逃、放逐之意，向士璧从潭州（长沙）发往漳州（福建）的路上有三种可能：一是被折磨致死，二是逃跑、潜逃，三是被部下救走。《人名》载士璧蒙冤“潭人闻之，无不垂泪。”足见其官声是很好的，刑狱之人，均为旧部，搞一次“狸猫换太子”，上报“士璧已死”。“复拘其妻妾而征之”，以顺意。从史料中可看出，“征之”不是去坐

牢，而是偿还“侵盗”之财，在谢枋得、赵葵等的上书呼吁下，“遂得免征余者”。于是，向士璧带夫人杜氏、子伯英在旧部白纯将军的护送下，假“柩”而行，投奔通江族人——向佺^④。向士璧以“戴罪之身”落户通江，埋功守业，安度晚年；百年归世后，不立碑、不竖铭，安于大钟山下小羊坪，于情合理。

而今，向士璧的墓掩映在翠竹丛中，墓上已被乡民辟成菜地，前面几米开外，修建了房舍，挡住远眺视线。向尧钦在墓志铭中写道“奈七八百年来，公之墓则没于荒蔓草中，征之断碣残碑，亦不可得。”有人就认为此是“衣冠冢”。其实，墓葬的形式古今有别，南北有异。宋时，前方刻字的碑下有基石，左右有撑鼓石，上有盖石，此四块石组合起来称为墓，“墓”一般是平的，不高于地面。坟，本义为高出地面的土堆，是在墓上还堆起一个土包，以做标识，古人有“墓而不坟”的说法。

“冢”是比较高大的坟，也就是比平常的坟要高要大，能建高大的坟墓之人，身份地位当然也是比较高的。现在的墓碑两米后，有一高约两米，长约十余米的台地，应是“帅臣”的墓地。

其子向伯英育九子（名一君、二君、三君、四君、五君、六君、七君、八君、九君）遍及西南，密布全球。

历史终归已去，浪花淘尽，才是英雄。为民族而牺牲的人，是民族的人，是后世敬仰的人，是永恒的人。

注：①直阁，宋官名。大中祥符九年(1016)置直龙图阁，凡久任馆阁者必选直龙图阁，以为擢升待制之基。

②焕章阁，南宋阁名。孝宗淳熙元年(公元 1174 年)建，以收藏高宗御制。十五年，置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为贴职。

③龙图阁，北宋阁名。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(1001 年)，地点位于会庆殿西侧。龙图阁收藏有宋太宗御书、各种典籍、图画、宝瑞，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册、谱牒等。

④向侔，通江人，中举后先在外地作官。理宗端平三年（公元 1236 年）“蒙军大举侵蜀”，向侔奉调入蜀，出任巴州知州。理宗淳佑二年（公元 1242 年），向侔又提兵驻防通江得汉城。理宗淳祐三年（公元 1243 年）闰月丁丑：四川总领余玠言，知巴州向侔、钤辖谭渊白土坪等战有功。诏侔等十八人各官三转，余转官有差。其中创人各给缗钱百，阵没者趣上姓名，赠恤其家。



向士璧墓碑